

关键词：校园撞人案、学生有车族、小四、包养、阴谋、悬疑、暧昧、爱

让身体飞

王若虚著

如今大学的江湖里，总有伴随青春激荡的神奇、迷离和香艳的富二代故事传说。

——这是一个绝对好看的故事。

在大学的有车一族冰冷的铁皮之间，既有残酷现实的重压，甚至死亡的亲吻，更有肆意飞扬的青春与顽强残留的温情，诱惑我们最真实的内心渴望。

——这是一个让人心颤的故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人气+才气作家

王若虚 | 作品

让
身体
飞

王若虚 著

一个充满神秘与诱惑的故事

渗透在纷繁复杂、触目惊心的现实校园

关键词：校园撞人案、学生有车族、小四、包养、阴谋、悬疑、暧昧、爱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身体飞 / 王若虚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04-2016-0

I. ①让…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5821号

让 身 体 飞

策 划: 青豆书坊

作 者: 王若虚

责任编辑: 余守斌 熊文霞

文字编辑: 曹 锦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话: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40mm × 940mm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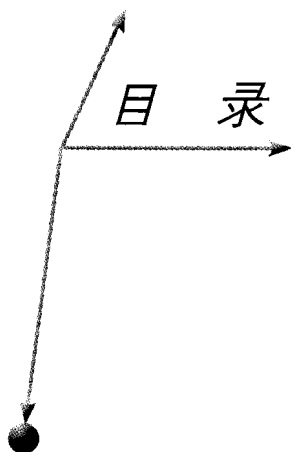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04-2016-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序 幕	1
1 Km/H 见死不救	3
2 Km/H 双胞胎马6	8
3 Km/H 车主示威	17
4 Km/H “报警吧！”	27
5 Km/H 保时捷Cayman S	33
6 Km/H 高速的惨烈	46
7 Km/H 回w马枪	54
8 Km/H 暴徒降临	68
9 Km/H 杀回校园	79
10 Km/H 初恋打折	91
11 Km/H 德艺双馨	103
12 Km/H ASP Vs悍马	117
13 Km/H 酒精浓度	133
14 Km/H 化蛹为蝶	147
15 Km/H 心照不宣	166
16 Km/H 推理小说	191
17 Km/H 秘密接近	200
18 Km/H 温柔的暴走	208
19 Km/H 20万封口	222
20 Km/H 化蝶为蛹	234
尾 声	249

序 幕

死。死。死。死。死。

在大学里丧命，其实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你也许会死于考研失败，从最高的楼顶上飞速直降，顺带压死一个路人；

你可能会死于失恋，在叫床声此起彼伏的学生情人旅馆里，孤独地吞下一整瓶安眠药；

你大概会死于就业压力，在住了三年的研究生宿舍的厕所里，用毛巾把自己吊死在自来水管子上；

你也很有可能死于醉酒，在一个人踉踉跄跄回宿舍的路上，失足掉进学校的人工湖里，三天后才像一具橡皮艇一样浮出水面；

也许，你会死于浴室的淋浴器漏电，或者死于一块质量不过关、从天而降的教学楼天花板；

也许，你会因为急性心脏病死在酷热的篮球场上，或者在网吧见

义勇为抓小偷时被对方捅死；

也许，你会患上言情小说主角的绝症在病床上等着死神来临，或者参加一支没什么脑子的大学生登山队到雪山上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甚至可能有一天，寝室里那个因为打牌而和你吵过架的下铺操起水果刀扎向你的胸口，或者晚饭时在食堂吃下的那块炸鸡让你重金属中毒……

不过，这样子的死法，永远不会成为新闻上的头条，因为头条属于光明，而非轻生、意外、谋杀和疾病。在大学里，年轻人们死去，从来就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死亡的方式也总是不知疲惫地推陈出新。

剩下唯一的疑问就是——

谁，是他妈的下一个？

1 Km/H 见死不救

光有满腔的热血，顶个屁用。

这是程让在去学校派出所的时候心里想到的。

因为在路上，他正好看到了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们组织集体签名的景象。那是在校内南北主干道的一侧，拉着一条血红的横幅，上面写着“抵制私家车入校，还我道路安全”的字样。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一台宝蓝色的新款马自达6，毫无惧色地停在抗议活动者们的面前，透过墨色的车窗观察着对方。

组织这次活动的骨干学生看上去有七八个，正在签名和犹豫着要不要签名的学生有30多个，更多的是广大围观群众，100多号人。偏偏这段南北主干道的两侧摆着很多美术学院的雕塑作品，都是些古代名人。血红色的抗议横幅两旁边，分别是双手行礼的孔老夫子和造型飘逸潇洒的屈原——两位都是生前不得志的朋友。

太逗了，是存心选择这个地点的么？他想。看到那群学生朝马6投来的鄙夷或者警惕的目光，这才不慌不忙地驱车而去。

这群满腔热血的学生运气不错，这几天上面没有什么大小领导来

视察，学校也没办什么活动，几个副校长据说不是出国考察就是去外地开会，德高望重的校长常年待在高级疗养院里休养生息，所以今天能由着他们出来摆摊抗议。

可是，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个？程让摇摇头。

从南北干道开车到位于北门的学校派出所，也要四五分钟，因为学校占地太大。所以程让他们学校又号称“全中国自行车第一大校”，两万多名学生几乎人手一台自行车。学校派出所却造得很低调，一小栋平房，就在北门门卫室后面，外人只会以为是门卫宿舍。

他是不得不过来派出所配合警方做调查的。

昨天晚上是个不祥的夜晚，有两个人三更半夜同骑着一辆摩托车在环校公路上飙车，或者说是玩命，因为同时做到了不戴头盔、超速、载人、逆向这四个要素。结果过弯道时迎面开来一部正常行驶的汽车。摩托车手及时闪避，但车速太快，转向太突然，所以车子一下子翻倒侧滑出去，车上的两个骑手也双双侧飞出去，一个脑袋撞到了马路沿，另一个头部撞到了电线杆子，当场身亡。

事发时夜半三更，现场只有一个第三方目击者，是一名在外兼职打工到很晚才回学校的贫困生。他说摩托车紧急避让，汽车也急刹车，所以两车并未相撞；但摩托车手遇难后，汽车上的人并没有下车查看，只是在那里愣了半分钟，然后就赶紧离开了。

因为汽车一直是正常行驶，没有任何违章行为，所以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最多属于道德上应该被谴责，法律上没什么责任。但按照办事流程，学校派出所还是要找那个汽车司机来做一下调查笔录。目击学生说那台车是蓝色的，有“车屁股”，也就是三厢车。过了晚上12点，校外车辆是不能进校的，而学校登记在册的学生私家车，除了一台蓝色的两厢Polo，就剩下两台宝蓝色马自达6。

那晚见死不救的朋友，非此即彼。

程让关掉发动机，下车，想抽一支烟再进去。刚没抽两口，又一辆宝蓝色的新款马自达6开了过来。

双胞胎到齐了。

可是第二辆马6没有急于停到停车位上，而是刹住车，犹豫了一下，然后缓缓地朝程让开来，最后停在他身边，整个过程里技术很熟练。

程让不知道这个司机葫芦里卖什么药，但这台马6他是很熟悉的。学校的这个本部校区占地很大，机动车库又分占南北西三大方向，平时互相撞见的几率很小。他之前见到这个“双胞胎兄弟”的那几次，都是在高速公路上。

这所大学人口多，四个校区很分散。大三这学期，他在地处远郊的嘉宁校区有两门选修课，每周二要开车走高速去那里上课。第一次去嘉宁时，这辆宝蓝色马6就在高速公路上从他后面超上来，车尾贴着一张黄色粘纸，印着他们学校的英文名字缩写——这是学校后勤部发给学生车主的。正是这张难看的粘纸，使得马6亲人能够相认，但对方丝毫没有要和他打招呼的意愿，以120Km/H左右的最高限速甩他而去。

程让没有追上去，他开车偏稳，既然时间绝对来得及，就没必要跟人家一般见识。待他抵达嘉宁校区时，那辆马6已经停在人文学院的教学楼边上。在那之后，每次程让去嘉宁，此车总是雷打不动地从后面超上来，速度基本不会低于100Km/H。程让知道对方肯定能认出自己是校友，因为他的车屁股后面贴着同样的黄色粘纸。有一次，他几乎就想赶上去并驾齐驱、透过车窗表示一下友好，但油门最后还是没踩下去——既然人家不想套近乎，自己何必热脸去贴冷屁股？

现在，对方倒是主动“贴近”他了，真是小惊喜。

车窗摇下，是个女的，戴着墨镜，长发，光看没被大墨镜遮掉的周边部分，就觉得很漂亮。

但程让丝毫不惊讶，也不说话，只等着她先开口。

女孩：“好像就我们两个。”

嗓音不算难听，但语气很平稳，像是没有感情色彩的客观事实陈述，而没有任何问话的口吻。更关键的是，两人是第一次说话，连“你好”这样的礼貌用语都没有。从字面上看像是互相认识的朋友，但其实，很冷。

程让不喜欢这种高傲，所以他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女孩似乎也不介意对方是否喜欢自己的口吻，继续讲：“那么，昨晚是你？”

终于不再是平铺直叙的语调。

昨晚案发到现在不过十几个小时，但是学校里面已经人人皆知这个案子。刚才那些搞横幅抗议的学生，就是因为这件事才闹起来的。学校派出所打程让的手机请他来配合调查的时候，也没直接问昨晚是不是他，一切都要等面谈。估计找这个女生时也是这么说的，而且故意约在同一个时间。

程让明白她的意思，就是假如程让承认当时是他的车，那么女生大可以不必进派出所浪费时间了。但他不喜欢这种态度，不喜欢这种她坐着、他站着的交谈，还有在高速上老是看见她的车屁股，所以他的回答是喷出来的一串烟和两个字：“你猜。”

女生被这个答案怔了一下，又扫了一眼他的车子，说：“要是你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可以跟他们说昨晚是我的车。”

这下轮到程让傻眼了，但他很快反应过来，笑笑，问：“你姓雷（锋）？”

对方没心思跟他多费口舌：“怎么样？对你来说没损失。你来，还是我来？”

程让把烟头踩在地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还不需要一个女孩子来替我承担责任。”

女生看了他一小会儿，没再说话，而是把车窗摇上。

谈话结束。

20分钟后，程让从派出所里出来。意料之中，他没有什么责任，只是做一个笔录。他说当时自己被吓傻了，又怕惹事，所以才溜之大吉、见死不救。警察叔叔很开明地教育他说，见死不救属于道德范畴，但至少应该先打电话报个警。

回到车上，他打了一个电话，抽了一支烟，思绪又回到刚才那台双胞胎马6上。开车上路，总会遇到各类麻烦和纠纷，他见多了，可从来没遇到过女孩这样主动包揽责任的。虽然明摆着进去承认是自己的车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可是反过来一想，女孩的做法却聪明至极，正是因为没有麻烦，她可以提出大包大揽。因为假如事先没有“串通”，两个人一起进去，要是程让抵赖说那晚不是自己，女孩也说不是自己，派出所的人反而会起一点疑心。

她是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可是，她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不想警方做略微深入的调查呢？

仅仅因为她自己是个小四？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程让摇了摇头，嘲笑自己多想闲事。

2 Km/H 双胞胎马6

1

明明都是大学生，但是开20多万汽车上课的和骑二手自行车上课的，互相之间一遇到车祸，就好像分属于两个种族，或者两个阶级。

程让配合调查的这起事故，已经是学校今年的第四起交通事故了。

之前三次分别是：冬季学期末尾时，一个年近60岁的女外教在中环校区等校车，因为身材矮小，位置也没站好，校车司机倒车时压根没注意到尾部还有这么个小老太太，目击者说她当时被撞出足足五六米开外；开了春，化工学院一个副系主任在本部校区北门骑车过马路，被一辆超速的卡车刮倒在地，而且还是集装箱卡车，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两个月后，灾难降临西山校区，一辆运石子的八轮卡车途径东校门时莫名其妙地翻车了，好几吨石子瞬间埋没了在路边吃夜宵的三个学生，两人当场毙命。

死。死。死。死。死。

现在这第四起对学生的刺激是最大的，尽管后来一查，两个死者一个是外国留学生，另一个是外校人士，严格来说都不属于我校最具代表意义的普通学生。但毕竟出事是在校内，双方都是机动车，是残酷的道路撞击游戏的强势者。还好事发时已经很晚，周边没什么人，否则快速侧滑的铁疙瘩摩托车且不说，就是半道上飞来一人砸你身上也吃不消，还没算上万一汽车闪避失控冲上人行道的可能性……

学生们第一次发现，校园交通是如此不安全。学校的BBS上首先出现抵制校内机动车尤其是学生机动车族的呼声，并且很快得到响应。后勤部的投诉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几个校长的电子信箱里一夜之间来了百多封新邮件：大家的要求很简单，两个轮子的飙车族又吵又闹需要严加遏制，四个轮子的有车族越来越多需要限制，甚至有人提出不允许学生把机动车开进校园云云。

当然，这些要求基本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程让对这点再清楚不过了。

程让他们这所学校是十几年前由五所本专科高校合并而成的，分久必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口泱泱且校区四分五裂，除了比较靠近市区的中环校区，其他三个校区都地处边远，又均未通轨道线，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批自己开车来上学的学生。

最初也就那么一两个家里富得流油的公子哥，不成气候。可后来随着私家车群体的日益壮大，现如今，仅面积最大的本部校区，就有登记在册的学生车主50余位，而且有着继续扩增的趋势。

学校是无比精明的，它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善于算计：在校学生可以把私家车停在学校，但每月需交480元的停车费，50台车就能月入近2.5万。学生车主们当然是愿意买单的，这个价钱放在静安寺或者南京西路，大概也就够停两天一夜罢了。套用一句电影台词，能开得起私家车的学生族，（他们的父母）还在乎多花这四五百？

学校后勤部门倒也不是白眼狼，收了车主们半学期的定钱，还就

真的立刻在本部校区的三个宿舍楼群里各改建了一座自行车棚，用来停放私家车，专车专位，头顶蓝色有机玻璃板，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皆有车道可进出。其他校区看到这么好的致富渠道，当然也不会放过，各自的机动车库立刻破土动工。

所以，在这个关头，要求学校限制私家车甚至驱逐私家车，把已经落到自己口袋里的银子再拿出来拱手送回？

世界上实在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事情了。

程让始终忘不了新车库落成时，车主们发现这种改建车库每个只能容纳20辆汽车，满面红光的后勤集团总经理排着胸脯保证：“不够再建，欢迎新来。”

程让是学校车主协会的老会员，头脑清醒、思路敏捷、处事冷静，又是学法律专业的，一直是现任会长武元的智囊和狗头军师。但凡车主协会对外遇到什么问题，武元总是第一个来找他。这次车祸事件和反私家车运动闹得沸沸扬扬，学校还有模有样地组织了个听证会。武元以前没见过这阵仗，有些紧张地说：“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

程让一笑：“来个屁，学校也就是给那群小朋友一点面子陪他们玩玩。你看着吧，要是最后出来的措施不利于车主，我扛着我的马6回家。”

他这话说完不到两天，学校公布了相应的新规定：学校马路全部装上黄色减速带，机动车在校内的时速不得高于20Km/H，钦此。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辆自行车的正常时速都能达到15Km/H，20Km/H是小功率电瓶车的速度。让吃汽油的汽车开20Km/H，根本就是个大天的冷笑话，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加上学校马路也没有摄像头和交警，鬼知道你某个时候开了多少的时速。说白了，这限速20Km/H就是表面上的管制，其实效作用还不如那每隔120米才有一条的减速带。

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2

程让拿来赌咒的这台宝蓝色马6是他的第一台车，不算私牌的话20万元多一点，在学校车主协会里属于价位中下等。

和一部分纯粹靠车子来炫耀泡妞的纨绔子弟不同，他当初买这台车是出于现实考虑：程父程母开着一家规模中等的公司，手下职员有四五十人。程让念供大于求的法律专业，今后进入父母的公司是必然的。为此大二下半学年开始，他每周两次到公司实习以熟悉业务。公司总部在浦东陆家嘴，学校在北郊，两点一线的距离有点夸张，便买了这台车。有时碰巧父母忙不开或者不在本市，程让也能帮忙去机场接送重要客户什么的。

限速令颁布后第四天，程让又在去嘉宁的路上遇到了那台双胞胎马6。

不过这次，对方超不了他的车了。

他在嘉宁的课一大早就开始，必须早上7点从本部出发，走一段北嘉公路，再上A9高速，30多分钟就能抵达。但是那段时间，另外几条高速在整修，西面进出的车子都只能走A9，导致收费口总是拥堵不堪，有时能堵上半个小时或者三刻钟，所有的司机都像是在练习起步。

这天早上，偏巧程让出来得晚了，预料到这个早高峰时段收费口一定是便秘状态，知道自己没时间跟他们耗，便决心走小路。他刚在北嘉公路上开了没几分钟，后视镜里就出现了那辆双胞胎马6——她大概也是出发晚了，想走小路。

程让对着后视镜里的车子笑笑，然后发现今天那车手的驾驶风格

毫无昔日雄风，好几个明明可以超越他的路段都没下手，相反总和他保持着一段距离。

就这样开了10来分钟，程让终于明白了这种不愠不火的怪状的原因：对方只会走高速，走地面不认路，又没装导航系统。

活该她今天倒霉。

程让不禁有些得意，在路过一家郊县小卖部时，他故意停了下来，进去买了烟和冰绿茶。那辆马6果然就在三四十米开外停了下来等他。程让偏不急着想上车，靠在车门上慢慢喝他的饮料，偶尔斜睨过去两眼。透过车前玻璃，能隐约看到那副墨镜，以及披肩长发。对方却不接他的暗示，既不往前开，也不下车。

他喝完水，终于钻进车子继续上路，但驾驶风格却像变了一个人，车速飞快。

这一带本就是远郊，四周可见农田菜地，很多马路都弯弯曲曲并且车道狭窄，郊县公交、大卡车、货运皮卡、摩托车甚至小拖拉机，都在这条路上挣扎生存，而且谁也不买谁的账。

程让就在这样的路面上左冲右突，灵活自如。他的车技是在部队学的，那位师长和他父亲当初是战友，所以高考结束那年的暑假，他就在部队运输连待了两个月，拿来练手的是解放牌卡车。部队的家伙们开起车来看似不要命，其实算得比谁都准，程让就这样练出了过硬的技术。加上马6本就以操控性能好而著称，很快就把屁股后面那位只会高速上踩油门的女士甩得远远的。

此一时，彼一时。

尽管在小路上摆脱了尾巴，但程让最终还是没有狠心离去，而是在一个路口等她赶上来，然后一路领着她安然准时地抵达嘉宁校区。

程让这人就是这样，从不主动设套子去害谁，但假如正巧落在他手里了，他一定不会忘记恶作剧般地落井下石，可这石头也是有大小限制的，最多就是和人家开个玩笑而已。

但对方显然只记得恶作剧却忽略了他的恩惠，所以没过来感谢他，而是直接开到人文院的教学楼停车场。上完课回本部的时候那辆车还在原地，但程让走高速回去时那辆马6又再度超了上来，还是那样保持着100Km/H以上的时速，没有丝毫的犹豫跟缓和，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她的高傲和不屑。

程让当时看着那片远去的黄色粘纸，只能无奈地笑着摇摇头。他开车也快两年了，什么样低素质的驾驶员没碰到过？

也就是只开不起玩笑的白眼狼吧，而且还是只母的，他想。并一度以为自己 and 这只冷面冰霜、喜欢高速跑100Km/H的母白眼狼的交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其实最早那几次在高速上被她超车之后，程让就跟车主协会会长武元打听过这台双胞胎马6的来头，武元居然一脸诡异，然后两只眼睛光芒四射宛如他那辆别克凯悦的车前灯，将程让从头到脚照了一遍之后，方才慢条斯理道：“那女的不是我们车主协会的——她是个小四。”

小四是车主协会的内部术语，专指开私家车的学生二奶，因为有四个轮子，所以简称小四。学校里那些小四们往往开的都是甲壳虫、乐驰、标致206之类，身价略高的则有奥迪TT、A4和Mini Cooper，而开马3、马6的则多为他们车主协会会员，所以他一开始难免还没摸清这里的门道。

程让知道了双胞胎马6的底细，就没有再指望人家会和自己有什么关联。他只是暗自钦佩那女生每次去嘉宁上课都不缺席，因为他自己也从没缺席过，每次无一例外都会遇到她，其念书之用心刻苦可见一斑。

看来纵使做小四，也要做个有大学文凭的小四呵！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看到摇下的车窗后面是个漂亮女孩，他一点也不诧异。